

第十二卷

瀛寰瑣紀

癸酉捌月申報館刊

魏塘儻齋老人壬申上兩江制府條陳應行事宜書

兩江應辦有利無弊事宜八條

舉名儒以隆祀典也

兩廡之享至為慎重有明三百年惟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

羅欽順五人其他皆不得與 本朝自康熙至嘉慶只有陸隴其一人迨至道光朝始繼以湯

斌孫奇逢咸豐同治兩朝續請較多如宋臣韓琦文天祥陸秀夫明臣黃道周劉宗周宋儒陳

瓘明儒曹端先後奉部復准本年又請金儒劉因 本朝張履祥而明儒夏 亦與焉江南文

獻之邦真儒輩出而尤著者乃大學士江陰楊文定公名時為李文貞高弟與朱文端同仕康

雍乾三朝正學無疵著述極多皆恪守程朱正範實有羽翼經傳之功輔相 聖王之道以

之崇祀較張履祥諸人尤為純粹如能與李又貞朱文端三宰相 同奏請則 本朝名臣行

道濟時實與古怪實無愧况有 聖主明君道於上而羣臣明師道於下 堯舜稷契同

在一時足顯 熙朝盛事非漢唐宋明有師範而君德不足稱者可比洙泗之傳 斯而極

不已偉歎此外仕蘇大員如張伯行陳宏謀其品學亦正相類可否附請應候 裁酌

一褒循良以風吏治也近年歷奉 諭旨褒獎循良無論現存者舉荐寥寥即已故者亦闕

幽甚罕江蘇各府 本朝最著者為湖南陳恪勤公鵬年而大吏中如孫任城蔣襄平陶安化

皆有寔政在民兩漢龔黃召杜誠不多讓夫之太守即今之區區也位號雖殊循良則一又如

本籍常州之趙恭毅徐州之李敏肅蘇州之陸朗夫松江之胡恪靖皆為循吏似宜加意訪求

瀛寰瑣紀

上兩江制府條陳應行事宜書

一

或恤其後裔或修其祠宇以爲官紳觀感之地其有例應請謚而未邀 恩旨者亦可援補謚之例代爲申請以彰公道

專祀賢儒以光庠序也 賢官侑食之典尙矣其次之宏通碩彥有一代著述可以垂型百世者江蘇省內較多如顧亭林陸桴亭陳夏言闕伯詩惠氏王氏祖孫父子三世錢曉徵段懋堂皆研深經術自得真傳似宜祀之郡縣學中端列賢儒一堂以爲後學之勸庶幾好古積學之士知所嚮往而東南餘韻流風可以久而勿墜亦潛德幽光之一助也

一復建書樓以屬寔學也乾隆朝 欽頒四庫全書江浙共建三閣寇亂之後皆付焚如計卷帙數萬多半抄本現在原刻尙在 大內每分全書除外有刻本可購外計所添抄費有款五萬金即可勉成一分蘇州揚州爲人文淵藪似應各儲一分以五年爲期揚州由鹽務籌款蘇州由釐局海關籌款 奏明即派江蘇在京之翰林出身大員督率開館將此款按年解入招致住都寒士分抄以成 純皇帝樂育人才之前志所費無多所造甚大其在乾隆四十八年以後未經探入者亦令各地方官購求續列以期美備

一昌經籍以資考索也六經之學自漢以後至本朝而極盛阮文達公所纂 皇清經解一書卷帙雖多只有數十家其乾隆以後討論尤精之後賢皆未入帙似應廣爲蒐訪作爲續經解 書庶皓首窮經之士不致湮沒不彰足爲士林津逮至賀尙書輯經世編亦爲巨觀可以一體續輯則道光以後時事尤可藉以徵考一局而書目揀選政運行不悖也

一廣講舍以勵人才也浙江自阮文達倡立詁經精舍後兩浙之士文風日盛至今幾及七八十年間風繼起尚比比有人實可以爲師法江蘇省內如淮揚蘇常江寧五府及上海一處似亦應仿辦每處各設一所但文達專重經學詞章似不足盡取士之道應仿照胡安定經義治事兩齋兼收經世之學方足爲 國儲才他日封疆將相皆出於是視文達所爲益遠矣

一修鹽誌以備徵信也兩淮鹽務爲 國家大政自乾隆嘉慶兩次修鹽法誌後咸豐初年修而未成此數十年因革最多且兵燹之後案牘散佚此時抱殘守闕者或尙有人過此更難徵信應在鹽務籌款速爲舉辦較之他書尤關掌故也

一修郡志以存世變也江蘇省志自乾隆初年至今一百七十八年久未修葺府志更屬疎畧兵燹之後必以郡志爲權輿則省志方有所據雖郡志本乎縣志六十七邑紛紜舉辦勢必曠日持久應以郡志爲斷當令各縣先修志略呈送除採訪一門至爲繁重可以從緩外其山川城郭衙署倉廩可循舊志惟漕糧水利兵事三門較屬喫緊各縣志畧卽以此三事爲首務早辦一日則早一日可以存信久而愈湮卽求之不可得矣

受恒受漸齋遺稿三篇

吳江沈日富沃之甫

自怡園飲餞記

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松江韓君瘦山顧君卿裳葉君桐君以其鄉方伯張公詩船之將北行也舉飲餞之禮而延日富及陳子剛陳獻青三人爲客于是辱與公周旋者踰年矣登臨談

遠寰瑣記

自怡園飲餞記

二

嘵燕飲唱酬極一時之盛意不能無倚矧其朝夕與居皆少長于公者乎所欲之地葉氏之自怡園也葉君羅列其所藝之菊于堂下園以饜苾花凡數百本高皆竟丈殊色異品莫可指名賓主雜坐其旁儼若圖畫情興既暢忘乎別期之在邇矣酒未半時已嚮晦燈燭之光與花上下乃命人昇琉璃屏張于坐次跏趺照映觀玩益奇花一影二得鏡而四客羨菊爭誇葉君葉君曰我籬徑之外尙累畝畝選其佳者娛客其凡常者與雜佳而色類同者皆不登且述其家種菊已三世菊之性皆習熟而灌溉之功特勤故得創所獲于一時余聞而有會焉夫順物之性而盡其生植之道不求近功以厚集力俱培並養拔其善者獨勞于一室之中而與人共享其成葉君種菊之法可爲公澤民之喻矣况又窮其玩賞之方借彼形此化少爲多是欲公功成于身而成法貽于後進輝光徧及鄉人也遂以是語諭公相與盡觴而罷起日也我師姚先生春木以小疾未與與者二十三人共十六人剛先生弟建木黃君研北李君樾堂蔡君勿齋鍾君鼎卿唐君曙菴雷氏兄弟研農蘊峯顏朗如張春帆顧小野公之兩弟竹素密齋公族子聽松滌川公婿趙允明也

泗涇文昌閣記

婁泗涇鎮一名會波村元季陶九成輩家於此一時文采之盛見於記載明魏文靖驥為校官於松嘗往來其地集中有詩舊有祥澤道院建自元世明改爲真武祠祠右隙地 國朝康熙中里人士築文昌閣其上嘉慶十六年曾一修之先是元年秦主政淵登進士第官刑曹自是

里中慕學益衆出庠序而上公車者項背相望今復少閒矣主政族子文學宏本偕其友聞文學韶慨聞之復坵告於同志謀再新之乃以咸豐六年春鳩材命工余方承乏金山講席暇輒至松城其冬偕友人夏今以事造其地夏與秦有舊因寓其家五老峯園時閣功方竣而秦君已兩月前物故聞君方偕其執友門人數輩結社園中禮誦我郡彭氏所謂文昌玉局真言者顧不鄙而時就余且語余曰主政通籍歲在丙辰今適滿其甲子衰則復盛是閣落成同人咸有代興之願禱爲之記有以勗之余不獲辭乃言曰文昌紫微垣外六星也在北斗三台軒轅之間其祀本附於郊壇而別有獻穀數之祭後世遂疑爲掌爵秩之神陸清獻公宰靈壽作祠祀嘗辨之矣嘉慶初朱大興當國乃奏請用太牢而編八祀典前乎此未有也自乾隆季年憫士人困於見聞乃黜專經而分年試之後遂五經重試然是時彭紀袁趙之言盛行於世士人不能仰體 上意而迷溺於詞章訓詁之習及大興入相幡然以正人心爲已任而速於求效遂託於禍福之說以欲動之其意誠厚由是質厚而愿者咸信之其才高而跡弛者仍藐藐焉善乎元之大儒有言曰六籍顯晦上闕天運今去專經之世已七十年無往不復諸君子行脩於家學成於身以求對越神明上邀天貺其必求之於經乎夫三垣七政二十八舍昭回於上以成歲功天道之常也易書詩春秋三禮四子五子之書森列於下以維世教人道之常也天失其常則為災異人失其常則為妖孽盡人以合天舍經曷以哉諸君子平日亦必有見於此而余雖識短而交淺不敢不舉其所聞以相告也閣凡三楹閣之下爲課文之所前爲門樓後

有堂堂之外有亭沼相傳范氏墨池遺址也是役也經始於正月某日成功於十一月某日凡出賃者姓名與工匠之廩材瓦丹漆之值具於碑陰倡其事者秦聞二君外爲顏子寶疇秦子鴻翔陶子某陸子某先後董其役不憚勞者楊子某賫未集先借金以興役者洞庭吳子從亦也是爲記

細林山道院記

細林山在蘭筍山西數里其上有崇真道院却自元至正中明初道士彭素雲者得接神鍊氣之術實主此院歿而人誦其仙去故其遺迹甚多若山半丹井及點易臺皆是而神壘仙館之額相傳爲呂洞賓手筆又有石刻聽松二字云李陽冰書則余於惠山之麓曾見之不知孰爲先有也其院之興廢有明一代及國朝乾隆以前詳于松江志今上之十年松人重建山頂玉皇殿時則有王軍門應鳳趙太守炳言實首其事而諸屋舍之續葺則在十四年陳撫鄒鑾與有力焉二十一年錢大令燕桂又修二閣以祀北斗文昌未及成而去二十五年洪太守玉珩始踵成之由是壇宇一新視前此而加擴其營造之費什九出自土人而奔走丐募則院主龔某也龔以誠于禱祭著名于時沒而其徒朱某沈某憫其師之勤而不獲觀厥成又謂松士之好施義固不可以忘將磨石書姓名而調子爲記子考細林本名神山唐天寶中易今名而梁簡文帝神山銘有序云云蓋出於後人之牽附黃石牧氏已辨證之然志仍載者以謂傳聞久不欲遽削也因是以思偏安孱弱之君歷千數百年猶以其一至爲榮必存疑以示後使

其爲四海共主大有道之天子其巡幸之所在天章御書煌煌可考加以身當其朝而足至其地又當若何其尊敬而護視之耶今龔但以其前人靈異所著堪輿而持其衰而沈與朱又不忍其師之徒勞欲章顯之彼教中尙有人亦足以厲士大夫矣遂書以應其請而附以余感有覽之者其知余所發之非無因也

潘文恭公正學編書後

魏塘儂齋老人

孔孟道衰異端雜出歷秦漢以至北宋千數百年至周程而後聖學大昌至明中葉而復變我朝眞儒輩出一軌於正漢學宋學互相發明要皆兢兢於躬行實踐閤然日章蓋由上有堯舜之君端其趨向不使士習偏於矯僞流於嚮凌一範於大公至正之途而唐虞之盛於斯復親焉吳縣相國文恭公少極大科仁宗睿皇帝鑒其忠悃不數年超擢鄉貳公乃以親老乞歸至道光中始還朝遂晉給扉秉樞政力持大體培養天下人材爲熙朝名相此編乃公閒居時手輯諸儒論說擇其尤爲醇粹者以資教誡公之意念深矣古人功烈勳勳之盛其關係僅在一時惟學術所注乃風會所趨世道人心因之升降苟不以正是趨流弊後人將不可紀極東漢之圖讖魏晉之清談無論矣荆公曠代高才峭厲峻潔韓富諸人亦爲退會而厭薄祖宗不畏人言敢浮薄叫囂之習朝野紛然宋社爲墟其禍不在新法而在於教人之心術謬也陽明文章事功氣節震耀天壤坐言起行一雪儒者虛聲之誚擬之葛亮希文亦何多讓而良知之學別標宗旨未流靡然從風全入二氏陸清獻至詆爲洪水猛獸賢者之慳觴

可不慎歟 公大旨以宋五子為宗如明儒白沙陽明亦兼子孫輯而呂子呻吟語獨多不設異同不矜黨伐 惟其是而已 玉泉比鄰復臚諸家之說皆萃參考申以已意多發古人所未發蓋君天秉純篤少習庭訓耳濡目染所得益深故發為論議皆蓄經籍之光而闡義理之蘊與空言心性者迥別倫常事物之閒理一萬殊之辨要以身體力行為準則語錄習氣絕不犯其弊端真得 文恭公所以編輯之盛意卷帙不多其所以嘉惠士林者亦鉅矣余少未聞學每疑後儒見解多高於孔孟昔人得論語兩言終身行之不盡而諸家語錄輒至汗牛充棟不遠如愚一以貫之得無學之宜博而守之宜屢乎如此編者亦誠約矣士君子苟能慎思而力行焉亦何貴馳騫乎空虛高遠哉

養閒草堂叙

魏塘儂齋老人

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氣之至精至凝者為人人之至精至凝者為心一心之氣與天地通大學之正心誠意孟子之養心寡欲即推而至於釋氏之明心見性無往不以人之一心為本而儒之所以正釋之所以明又不出孟子所謂養古不云乎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所養無物不消吾善養我浩然之氣嗟乎天之所賦於人人之所秉於天亦豈有毫釐之或缺哉嗜好溺於中物欲交於外牛山之木且且而伐之天人之感離而夜氣之特亡盡矣養之一義非宋儒所云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謂也寂處山林遺落世事曠然超然日饜飫於道德之鄉而一旦臨大疑決大策有惶惑而五色無主者此偏於靜而未習乎動也高爵厚祿處之若忘理煩治劇措之若素而勢位或失之際亦有鬱抑嗟悼不勝其閔寂者此偏於動而未習乎靜也養氣

難矣而養心為尤難心不動則氣亦不動肫肫焉淵淵焉浩浩焉此中庸之善於形容也大行不以加窮居不以損必窮居先充其無損之誠而大行始具有不加之樂三代以下群奉為得聖人之心者諸葛君陸敬輿范希文而已彼三公者出處語默始終一致蓋其動靜之交養也久矣抱膝長吟而三分鼎足之局瞭然於胸臆崎嶇塵土而諸將之勇怯順逆如操著蔡岳陽一樓耳而遙吟俯唱卒歸本於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其蟠天際地莫可窮盡者皆一心一氣平日之所養也吳門潘君季玉以宰相子觀政刑部盡攬天下人才東南大亂得君一言而定里居需次特以養閒名其堂有是哉旨深矣余因之重有感焉夫人之心與境不論其閒與不閒但論其養與不養苟養矣則閒不閒皆其境耳不擾於境不憂其閒而惟養之是務則閒者其暫而不閒者其常也養可一日息乎養一心以及一身以及一身之氣更及乎天下之氣又豈閒不閒所能殊其境哉世之待治亦亟亟矣人各有心心各有氣有養之而不足於閒閒之而不足於養者矣矯偽與機詐剝好惡軋刻楮之葉有不敵助長之苗者不戰之鶴有駕乎知途之馬者又安知心之所閒氣之所養乎如君者亦閒其所閒而養其所養正不必與不閒且養者爭顯晦之塗而岐物我之界也客皆曰然爰述斯意以為之序

沈烈婦殉難記

嘉禾悟劫生稿

沈烈婦畢氏名珍桐鄉屠甸鎮畢面山孝廉之次女也早失恃事父能孝廉公絕鍾愛之長適鹽鎮沈子煌克循婦道事寡姑能得其歡心咸豐十年髮逆據嘉興四出擄掠而鹽鎮適

當孔道烽火頻驚孝廉公憂之即逐烈婦歸窶不料是年八月賊陷桐鄉旋至屠甸鎮幸孝廉公挈子媳并烈婦早避鄉間得不罹於難迨賊退回家沈子煌奉母命迂歸孝廉公泣而送之曰我衰老值此變亂不知能否再圖生聚烈婦毅然曰世亂不能兩全倘兒此去遇變必不貽老父羞望勿以兒爲念是時賊跡縱橫鹽鎮出沒無定十月間賊搜焚沈氏宅烈婦偕姑避賊追之幾及烈婦躍身田溝中以首濡水而死時年二十有六吁亦慘矣念髮逆之亂吾浙之婦女徇難者疊疊不勝舉獨奇夫烈婦立志於先其臨別對父數語早堅持臨難不辱之操故其從容就死尤非尋常殉節者可比爰述其梗概庶不泯其貞烈云

讀漢書呂后紀書後

龍山居士

余讀漢書至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事喟然曰大臣之廢少帝立文帝所以安劉氏也若其盡誅惠帝之子則千古之冤獄也天下事固有權宜在一時而受之者千古不能白其誣信之者累世不能正其誤若此類者甚多矣按孝惠張皇后傳云太后欲后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伴爲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四年乃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爲變太后聞而幽殺之立其弟常山王安爲帝是爲後少帝夫後宮美人非他乃惠帝之後宮也則其子固惠帝之子也特非皇后子耳其餘史稱爲惠帝後宮子者曰淮陽王彊曰帝山王不疑曰常山王朝曰淮陽王武曰呂王太合之前後兩少帝則惠帝共有七子攷惠帝立后在四年之冬后乃魯元公主之女公主以高帝五年配張敖則后立時不過十歲左右惠帝崩在七年八月是時后年十二三耳其無子本不足怪然惠帝於即位之初未立后之時即因人疑之變專以酒色自娛故其後宮矣最多至文帝時猶有遺出者則後宮之多子宜也未可以張皇后之無子而并誣帝爲無子也攷大臣誅諸呂時前少帝先以幽死不疑與彊亦早薨其存者尙有一帝三王呂后紀云呂太后崩大臣陰謀以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周勃傳云陰謀爲少帝等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他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以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觀此則大臣之情昭然揭矣故紀

此事者一則曰陰謀再則曰陰謀此史氏之微筆也著其事之非實也且以惠帝之仁賢知大體豈肯取他姓子為嗣者哉諸大臣以為欲杜後患必廢惠帝之嗣廢之無名不若誣以曖昧之事而盡誅之其事尤捷而慮尤遠蓋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而天下後世隨聲附和並無異議者何也則以呂太后之稔惡早激之怒而啟之疑也且即大臣之計亦太后有以教之矣富惠帝未崩之際張皇后立未久也太后徒以重親之故急欲其生子至不能如願而出生矯揉詐偽之事為之不密而復以殺其孫於是張皇后之無子轉大顯於天下天下知張皇后之無子勢必并疑惠帝之無子知少帝之非皇后子勢必并疑諸子之非惠帝子大臣之投間抵隙而為此譏固非無因物必先腐而蟲生之天下事之彌巧而彌拙也有如是哉設令呂太后於惠帝時憐張后之年幼無子明取後宮美人之子俾張后子之正告天下立為太子天下其誰非之不此之務而必使十餘歲之張后佯為有娠至事事不信於天下是為惠帝謀而適滅惠帝之嗣為張后謀而適肇張后之廢可不謂大愚也哉雖然漢之大臣欲立文帝而憚惠帝諸子之逼則廢之可矣顧乃忍滅其舊君之嗣使藐焉諸孤一旦束手駢誅復加以不白之冤志亦慘矣觀陳平臨終之際戒其子孫曰吾世即廢終不能復起以吾陰禍多也嗚呼所謂陰禍者其即此類也夫其即此類也夫

讀書得閒論古有識至其用筆之起伏呼應法律一絲不走而文氣亦簡勁踴暢足以達其所見廬山之遺派也

昕夕閒談上卷總跋

世所貴乎小說者以其為言也淺易而透達曲折而周詳蓋非於國俗民風人情物理實有以閱歷焉而得其故者不能以道隻字而顧可以易視乎哉昕夕閒談者英都紀事之書也茲已譯其上卷計十八節因總論之如後非利者工心計有勇畧蓋亦奇男子也隱婚一事蓄意極深而惜乎遽遭慘死不及立有遺書使耽耽虎視之羅巴得以大逞其意更惜乎排士早死以爲證遂令婚帖從考則豈人之所及料哉若羅巴者不過因貪而如因妒而很適遇非利慘死愛格昏迷中乘間攫取頓作富翁然方且曰名正言順也且謂以私心發公論正小人之尤者矣愛格為情絲所縛即為情魔所累十年伉儷之樂不敵十年焚獨之苦而顧以彼易此其境亦深可憐已然其初第為非利甘言所誘耳故士人重失足女子重失身一入彀中終身以之雖曰享盡榮華終究喫盡辛苦是可為擇人而事者之一鑒矣至於疾亟自作遺囑猶能以節蓄之餘存資三金以爲孤子之助則其用心苦矣拳拳以希尼寄頓舅家為念則雖愛憐少子之常情而亦深知渭陽之不足恃也至於廢敵割骨肉之情未嘗不厚特外懼人言內稟閻訓有顧恤之心而志不待伸抑何碌碌無丈夫氣耶雖然羅巴之懼內懼其家之多金而能致我於富厚則亦執鞭欣慕之意云爾吾不解近時有蓋篋荆釵即為奩具者何以一入門而吼聲大作彼男子居然如受恩深重者之不敵一端息也羅巴之妻亦非竟絕無親親誼特眼界太小不能容人耳吾獨恨其以聲名二字為推諉

也然卽此以觀而西國之清議維持亦概可想見矣豈非風俗之醇哉白拉處處效法納坡倫其神氣煞是迂腐可笑惟能賞識康吉亦似有眼力而非涇渭全無者就其前而論可不失爲僞君子假道學自康吉驚聞母耗急難相求倉猝間而吝嗇之情矜矜之態於是乎盡行透露矣古人觀人所以要在不及作假處此之謂也其妻及畢明則真市井中愚夫愚婦耳蓋此書最出色人物首數康吉觀其幼年卽已英爽露厥後拒絕狀師之助喪頓悟取銀之非禮堅忍勇決讀大英雄大豪傑者非耶將來作爲事業光大門閭吾何能量其所至哉上卷中第畧露端倪未用實叙之筆蓋留爲下半部出力摹寫地步也阿大天性脆擊第習爲遊蕩是其短處觀其侍愛格於臨終責羅巴以加惠纏絲之意慷慨之詞至今猶覺往復淋漓神情欲活也乃天欲悔悟羅巴而偏假手於阿大馬車撞傷豈天道之無知哉實爲愛格身後計耳否則卽有補助豈能若此之殯葬盡禮耶若加低於車中遇康吉時氣象軒昂頗似甚得意者而不謂其見棄於父人倫中大有難言之痛一場跪懇嚴父怒詛此種情事不減於田號泣矣而惜乎其堅忍之性終不能挽回親心也與康吉兩兩相形一則有親而不能事一則欲事而親已沒同一傷心刺骨矣故讀此書而謂於世道人心無所感發者吾不信也後事頗多再當續譯姑先綜叙上卷之梗概以便檢閱云爾

同治癸酉九月重九前五日

蠡勺居士跋於螺浮閣

听夕閒談次卷第一節

會葬車世家循舊禮

讀遺囑慈母蓄深心

八費狀師受了羅巴的囑咐只得往見康吉無奈八費的說話不能委婉曲折善達人意又不能柔聲下氣遷就人情一直奔入康吉寓中高談闊論的叙述羅巴如何喜施與行仁義一派的好心好話又用話勸諭康吉叫他抹去前情領其後惠看官你道康吉是什麼樣人那裏聽得進這種話憤憤的道先生休矣這是我們家事不勞越俎代謀況且家叔的平素是怎樣行爲如今倒來假惺惺嗎先生請自便罷那八費本久仰康吉的性情剛猛嘴裡發議論心裡着實有點害怕深防他要發毛包那曉得話雖說不進還不至吃个眼前虧回來就頗爲欣幸一面忙忙的儘管經營喪事請个極著名的喪戶替他主持用上等的排場按着上等的禮節俟辦停當後再與康吉說明一面致信與羅巴說喪事業已開辦惟二子之後事似難且夕奏功緣康吉心尙激烈不平只好從緩妥議云云却說愛格死後數日康吉只是哀號痛哭不問人事猶如天昏地黑一般見有人來替他料理喪事並不問其所以隨他們忙着辦去這其中却有两个緣故一則康吉年輕不知世故想不到是誰來帮忙應該問个明白一則因爲喪禮豐盛是個孝敬吾母之意明知羅巴令人籌辦然我既無力只得借人之力倘若問明還是力拒他呢還是隨他呢力拒他則喪事將作何辦法隨他則氣又不甘倒不如朦朧懂懂些好所

以一切殯殮皆用大家禮體極其考究到送葬這日靈輿在門但見載屍車輛蒙着黑布幽幽

的駕着四匹黑馬兩駝兩服如墨團如鉄炭一般會葬的從車亦均蒙着黑布惟有馬幫只駕兩匹了隨從人等亦一色的黑衣看官這是西國喪禮專尚墨經的猶如中國之尚純白哩康吉自送母葬歸至母房猛想到母親手澤必須檢點一番遂開了箱櫃細細查閱見有書信一卷像是父親筆迹連忙折開從頭讀下竟是未成婚時致與愛格言情之書纏綿繾綣神致如生覆讀之恍似復聞慈父語言繼念寫者受者皆已去世不覺心如刀割淚如泉湧不忍復閱了隨又探尋簿籍得書一卷大驚道這是吾母親筆哩封面上寫明康吉名字又查標題作書之日則死前二日哩康吉汗出手顫一時竟看下去就着牕口開了榻扇透一透氣但聞得一片聲亂烘烘的喧着負販之吆喊聲車輪之歷碌聲婦人童子之嬉笑聲工役之嚷鬧聲一時聞盡從對面隨風送到耳邊忽然擡頭一看那知就是母親愛格的屍事及扮黑衣諸隨喪人役皆在酒店小憩互相談論嬉笑所以嘈嘈雜雜的一個不了康吉痛號一聲將窗閉上退至房後拆開母親手書念道

母書留示愛子康吉母今不久於人世矣迨吾兒得閱此書母已將早歸泉下不得與吾兒一訣矣痛哉今而後爾與希尼終為無父母之妻人子矣焚燬無告情實可慘慈母心長力盡將何以助爾哉雖然人或云義天心未有不義故吾望爾之能亢宗者則亦信之於天而已矣爾康吉平幾弱冠其志氣亦思與世間爭勝特其中有命主之雖終身艱難爾亦不可墮聰黜明自取其功力也倘爾仍自命為世家子弟惟逞己意則後事實為可慮今既閱歷

世故能學溫和謙遜之道而不以意氣相高則他日之得成大業或可預決矣爾母久膺重疾不欲實告以亂爾心乃反令爾驚聞凶耗是爾母之咎也至于我之棄世在我為幸解塵縛幸除業障與脫離苦海何異蓋體衰而痛心苦而憂久無生人樂趣反不覺視死如歸矣我兒須體母心不可過于哀傷令泉下不安也我生平一大疾即與爾父為婚而隱其事致累及我兒是為白玉微瑕然近年憂患備嘗似亦足蓋前愆矣康吉凜之爾無縱意自逞精強爾無肆怒自謂勇剛一朝恣睢釀禍無方一朝堅忍受福無量康吉凜之爾弟希尼情性柔和未免難于振作吾甚恐其少出息也今又託於他人其能撫恤調停之與否是不可知爾為兄今囑爾不但兄之且父之也堅爾心勉爾力以蔭護此荏弱之材俾成嘉植而無任人剪伐之是吾所切望於爾者也慈母之心愛憐少子今此心將繼委於爾爾其往見乃弟婉言撫慰弗令失所迨希尼長大示以我如何溺愛之意如何深慮之心不使聽旁人謗毀反歸咎於而母也以上為爾愛母之遺囑爾其謹識之得是書之處同藏有小鑰匙一付用此鑰匙開房內一小螺鈿箱中有爾母逐年所積餘金計若干數爾其謹藏之我生前人皆以為貧窘不知日用節蓄反有小餘是亦足以對我兩兒矣二子倘遭患難或可供救急需然必與希尼共之以見母之公惠且希尼不可令受惡言致心中戚戚不歡况又年幼不任勞苦倘所託之處竟不體我意致有暴虐情事爾即可帶之歸來另圖安頓切勿隱忍因循傷我泉下心也吾兒孤露惟望上天垂憫望經有曰為孤子者向有天以父之吾兒其永念之

勿忘

康吉讀畢遂涕泣跪伏哀不能具狀禱笑看以抒痛苦祝畢起身開着螺鈿箱鎖匙將蓋子揭起訝道怎麼沉甸甸的。桌前櫃板只見有金錢白枚斬齊的排列着康吉一見就想道慈母愛子之心至於如此不覺又痛哭起來。這母親你怎麼不顧自己刻苦淡泊毫無調養致令一病不起反積下這些金錢。我兄弟叫我兄弟拿着這箇金錢那裏忍用呢咳我為人子只恨年紀太輕不能成立畧盡一日孝養之心那是終天之恨再不能補償的了痛哭了一回遂將愛格常用的小物件如銀表金剛鑽戒指數枚佩帶身旁以作母親遺念又將各種要緊書籍收好裏人包袱忽忽下樓看官這第二道。樓上住房是愛格賃居的如今喪事既辦停當理宜將房間讓還房主所以康吉慌忙的收拾清淨。趕緊出屋一則免得人家討厭二則可以省這一筆房金康吉一氣奔下樓梯頂頭撞着這伏伺。格的女婢這女婢一見康吉臉上就露出無限哀惻的形狀康吉本曉得這婢與母親最為貼心。又看他面色如此可見他實有顧憐先母的心腸了可感可敬遂趕一步上前叫追大姐我先拜。此婢承照顧周到侍奉殷勤心裏就有真的感激不盡女婢點頭謝道你別說這谷氣話那是我們。小內的事不過承令堂言。將小婢當作親人一般小婢倒沒有什麼竭盡心力的呢康吉道這是。主勸你了遂從身畔取出山金剛鑽戒指與女婢這些須做物聊表我感激的意思能叨請大姐勿却。婢一邊抹着眼淚一邊接他手中金錢道咳你這是何苦呢康吉又道我這幾天哀痛太過心裏。得迷迷

糊糊的有多少話不曾問得你我母親死時你該見得是如何景象覺得有十分痛楚麼或是醫藥不對呢或是鬱結所致臨終的時候可有什麼話屬付你麼女婢正揩着眼淚聽得康吉細細盤問遂答道說到太夫人臨終形狀却也奇怪這一日病勢變重我就往請就近的小醫生來診視那先生就帶着一年輕的人同來太夫人起初是昏迷的後來見了這個人聽了他的說話就覺得清爽起來與他叙說良久頗覺得和悅又不見有變卦神氣只不過奄奄昏睡的光景罷康吉道莫非就是我回來撞遇的人麼女婢道非也這是面色青白中年的人呀那來的是年紀極輕聲音極軟好一个小郎君哩但聞得他與令堂係屬至戚小郎久侍床側令堂竟恬然睡去等到復醒遂帶笑容眼睜睜望着小郎那時候微哂斜睨的神情我至今還揣摩得出呢我時站在牀對過邊大夫正倚窗榻調藥倒入小玻璃盃令堂一開眼即觀望小郎竟像有無數話說不出的樣式遂伸手緊握小郎的手腕作要說話的形狀半晌掙扎着低聲呻吟的問道這是斷不可忘呢那小郎感動泣涕立誓言道到死不忘了這就是臨終前的光景神氣哩康吉忙問道以後便怎樣呢婢徐曰小郎將太夫人的手悄悄安放牀上太夫人又不忍脫離小郎的手不一會大夫拿藥上前忽驚喊道這不是死了麼小婢等細視面色竟同安睡的一般毫無痛楚呢後事如何下回續說

昕夕閒談下卷第二節

辭寓主留書陳友誼 別荒坟入夜遇追兵

康吉道這年輕的人不是替我侍疾送終的麼實在難得難得你可曉得這人姓甚名誰呢女婢道這個麼却道不知道後來大夫辭去這人尚是戀戀不捨哀聲絮泣的這人剛走出門恰恰來一中年的他兩人似乎不很對經我隔着門還聽着他言語是帶怒聲哩這人陪着中年的人進來後不多一會就去了康吉道從此就沒見他來過麼女婢道我倒不見或者我主母曉得也未可定你如今臉色灰白人想是乏極了且進來吃點什麼罷康吉等不得他說完也不及回答一徑奔到寓主人處却說這寓主人就是女婢稱爲主母的很精明很了得料理這一所大寓館安頓幾多商宦調排幾多飲食內外進出事務辦得井井有條真是一個能幹腳色此番愛格死後倒也承他的情一切照應所以康吉一見就慌忙先道了謝那婦人就做出哀憐形狀撫慰了幾句遂從懷內掏出一個小小紙封置放桌上檢出名帖一紙遞給康吉道這位先生就是替令堂經營喪葬各事的人這個名帖是他留着託我遞給你并代他致意問候今日一點鐘他還要親自過來面談哩請少爺在此稍待罷就是我這裡房金開銷他多情願代算的康吉聽罷把名帖取過細細一看不看猶可一看之時隨即雙眉倒豎二目圓撐將這名帖摔擲地上重又用腳踏踏心中暗想道就是這人麼我誓不受他憐惜哩看官你道這名帖究係何人康吉見了就如如此動怒原來鐵准是八費狀師所以這樣神情又聽得他有代

償房金之說就請那婦人取出經帳簿細細算好拿受格所遺金錢數數當場交清免得真說接着又問道家母臨終時聞有一年輕的人來陪侍顯恤惠及殘喘可知道是什麼人呢那婦人愛呀一聲道正是呢可惜不曾問得姓名看光景總是至親骨肉哩但是一層自從去後竟絕腳不來想必總要再到的你不如從緩的去再等等他罷康吉焦躁道叫我再等幾時呢我恐怕不得報答這人哩又默默的想了一想道也罷待我且寫幾句話仔在這裡把這人來看看省得批評我不識好歹請再假紙筆一用罷那婦人就移過膠墨盒鵝翎筆又取過一張雨過天青的鏡面洋紙來康吉欠身道了謝提起筆颯颯的在紙上草寫一書其書曰

君何人哉名姓既不可知形狀又不可識使僕烏從而揣測之哉或謂是先母戚屬然細想先母僅有一弟並無密親厚眷如此痛癢相關休戚相共者君豈非誤認爲他人乎雖然果爲戚屬與否固未可知而待吾母子彌留之際慰吾母以無盡之心者君也君果何所見而拳拳若此耶且君何獨施惠于母而又見絕于僕竟使一瞻顏色耶君或者一時惻隱之心偶然觸發事後原不責報可以淡泊置之僕何人斯其敢忘大德耶他日幸得遇君則僕之性命心血悉惟君命是聽倘寔爲戚屬則僕更有奢望願爲舍弟乞恩伊現寄頓于舅氏磨敦宅內如蒙推愛加意顧惜則先母九泉富有結草啣環之報至于僕之行止則終身不肩倚仗他人惟願隻手空拳獨創基業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惟先母墓上碑文當誌此情節以爲吾兩人恩誼之維繫云爾匆匆布意伏望鑒察苦衷爲荷下又署名稱棘人

康吉泣血叩白

書既寫畢外用白堊信封套好融火漆印文緘口信封面上又橫寫着康吉封呈數西字遂雙手持獻與那婦人道敢煩太本暫時收存倘那年輕的來萬望轉示與他那婦人接了信回轉手去開了座後文具箱抽屜將信收入又回身道那狀師先生曾經再四叮囑說少爺如有所需伊願過來効力康吉口裏只是唯唯的婦人候康吉的回話只是沒有耐不住又問道我用什麼話回復他呢康吉道你可回復他顧主曰冤子詛言便了康吉遂辭了房主掖着包袱出門時日已西落一徑奔到葬場看官你道西人葬地如何却原來拓開最空闊的地四面築起圍牆中間砌成甬道兩邊一家挨着葬去各有定處却說康吉奔到墳山進了圍牆門只見塚墓纍纍松楸戚戚好一派淒涼景象更兼得夕陽將沈明霞漸淡又爲樹木遮蔽分外的幽冥慘淡了康吉到母親新塋面前撲地倒下泣呼道暖喚親娘呀孤子今又來省視了所存遺囑謹已拜誦寶藏誓必凜遵請母親勿庸憂慮罷掙到這句話時方要再說忽耳朶內隨風吹入有老翁的聲音在那裡叱咤道逆子快離開點罷天必譴責你的呀康吉聞言惶駭防恐是說給我聽的連忙跳起把亂蓬蓬覆額短髮用手掠開倉皇四顧於相距數步的牆陰見有一人一老年的鶴髮駝背面色映著晚霞坐於墳墳上面一中年的一軀軀壯健伏身低首有哀求的形狀老翁兩手伸覆指數似重加詛咒的咬牙切齒十分威怒少頃又聞犬吠聲這隻狗伏在老翁腳下吠聲嗚嗚正像見懼怕老翁震怒猶如小兒縮畏雷電一般伏求的作怨聲道愛

約父親且請息怒連狗都要嚇煞哩老翁隨歎道噫子深辱家門使我匿身遁跡致無面目與人相交市人皆欺侮我年紀大了又笑話我沒得好子孫這都是不肖兒行徑不端不肯上進連累我的我還要你幹什麼呢哀求道咳父親呀想孩兒自違膝下已隔多年今若再不收留恐終久沒得團聚日子哩叫孩兒怎麼離得開呢老翁愈怒道哦賤子的意思我懂了是要想銀子來的麼子一聞刺言驚駭萬狀如被蛇咬如遭雷擊一般把身子一骨魯扒起努着嘴唇道這句話父親你太冤我了孩兒雖有不務正的錯處然二十年來皆係自食其力並未有求父衣食的事情且先逐兇者父也免誠無罪近聞父親產業消耗年紀衰邁又兼雙目昏昧故不忍復聽父之棄我使父有悔心重圖侍奉以怡悅晚景久延殘年這是孩兒一點孝心惟願我父收回詛言孩兒願替父祝福哩兒言已盡我父請自三思那人說至沒了渾身發戰着站了一會見老者沒言語就負氣走出轉身向康吉旁邊閃過他認不出是康吉康吉早一眼望去曉得就是當日公車上同坐依肘睡着的客人哩却說老翁眼昏睛翳不覺得兒子已去停了一會淚下皺臉慘聲的道加低我兒呢連喚數聲康吉答應道你喊遲了令郎已去遠了老翁急呼道阿呀呀終離了是不可復會了嗟木坐墳上直僵僵一動不動那隻狗就在老翁面前盤旋跳躍嗅手吮腳似相慰幸的模樣康吉看到這種情形不覺喟然歎道我只說世上憂苦境界至我而極如今看這兩個人不更甚於我麼當時日沒虞淵繁星顯露康吉哀心稍平遂進了葬場踉蹌走至母寓近隣一石匠作囑令鐫鑿墓碑一塊說明了尺寸字數重又出

門正躊躇間忽見對面來了三人一人用手指着康吉道在這裏了一人遂呼道止止康吉抬頭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白拉同着畢明并一个身健臉狠的伴當康吉忖道不好你看他來意不善呢正在疑懼怨惡相交之際適旁有藍縷小孩謔呼道先生何不走呢一語提醒了康吉回轉身來想跑原來當日開櫃取銀一事在康吉意中不過如電光石火一閃即滅在當時雖並未竟攫耳財此刻豈暇自表其志呢倘或被他抓住纏个不清豈是直心急性人所能忍耐的麼所以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不料畢明已赶到背後用雙手拉住衣角康吉就狠命一跳將畢明雙手摔脫畢明掌不住撲通的跌下路旁溝洫康吉見明栽入溝中隨即竄入空路急急飛跑伴當急呼速拿速拿聞聲而至的都來趕前尾追就是巡差亦皆來助力了康吉但想飛跑脫難不提防追來的愈出愈多遂一徑灣灣曲曲的跑去也不知歷過幾條胡同看追趕的氣力漸衰康吉尙足不停趾漸覺相離稍遠因即槍入一巷時追趕的尙未進巷而拿賊之聲已經喧達巷內了到一客館門前見有兩人端立偶語看得康吉來一人遂上前攔住去路不知攔路的何人下卷再行續出

納妓爲妾論

萬花叢裏白頭人

妾勝之輩端古矣然不必以妓爲之也自韓蕪王納梁紅玉遂貽納妓者以口實焉不知紅玉之目識英雄於未遇之先非若近日娼妓貪客囊之可以贖身利人財之可以還債者也故能同享富貴白首相莊千古豈稱傳爲佳話今此狎游諸君子悅一娼而遂贖焉戀一妓而即納焉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揮金如土亦云豪矣所不可解者既納之後往往功名遂心營求如願舉夫一切不祥之說胥弗驗焉致使熱中者流只圖富貴之逼人不顧頭巾之變色爭先恐後以納妓爲得計殊不知他處之妓或可納上海之妓不可納上海未贖身之妓或可納上海已贖身之妓不可納蓋既已贖身而仍爲妓縱託詞延緩擇人而其心已不可問何也人之陷於水火者幸出洪濤烈焰外乃猶曰待吾擇地而蹈有是理乎况其驕奢淫佚習慣性成或以果餌勝饗餐或以金銀爲糞土深閨必不能謹中饋必不能持不生育子則絕宗祧能育子亦拈笑罵吾見夫飛翔之鳥矣一旦屈于樊籠其憂鬱急躁刻不自安之狀有未可以言語形容者納妓爲妾何以異是亦有門庭冷落老大傷悲甘心從良矢志終老者然衰柳殘花敗露零雨金屋中亦安用此阿婆爲哉且今日勾欄之妓即昔日小家之女不求於碧玉未破瓜之時而納於大道橫陳之後豈奉老子之教有不爲天下先之戒歟噫異矣尤異者登服所關等威以判胡爲六禮之未備乃亦象服之委蛇甚至鵠亦稱親龜還作戚幾令蓬門圭竇之家轉幸其女之墮落烟花可以賤烟富貴伎倆倘或相傳風俗不將大壞乎嗚呼爲害若彼流弊又若此雖

欲不論烏得而不論

檣櫓核船記

分湖釣師沈沃之稿

宗弟人杰示予檣櫓核船云得之分湖詹氏蓋巧匠所制也核長徑寸圍三分增一刻作船三分其船一爲艙二爲船首尾二分其船首一爲前艙前艙高於艙上覆箬席左右各二窗窗直樺半以下爲陰版承以高檻檻交樺窗皆一掩一微啟前艙之門左掩而右啟童子蹲於所掩之門外其旁有鑪鑪之上有鑪童子右手按鑪左手執葵扇眉目衣履皆具鑪鑪之內有小几几之上有方壺直門啓之處艙左右亦各二窗介二窗之間爲低檻檻廣於窗三之一樺作夔龍形窻之樺作篆文壽字形艙中方几一几之上置書籍左右各一人右人嚮外立籠袖凭檻左人背坐仰首舒臂作欠伸狀艙脊真箬帆六幅半壓船尾所覆之箬席箬席方廣倍前艙前壓艙後壓船尾之盡下承以竿竿繫物若曝衣服然船尾樺櫓之屬備一女子跂脚坐惜斷其右臂然非諦視不覺也近窗之右有小几箬席上臥一狗由小几而左爲艙後之蔽廣可三分寸之一獨不刻三棧宛然知爲核也通計船所有爲人四狗一爲窗八檻四几三壺鑪鑪扇各一書籍一爲箬席二帆一樺櫓之屬各一皆鏤琢深細不僅使形似者予把玩良久駭咤不已向觀鈕氏琇宋氏華雜著諸篇載桃核作東坡赤壁船疑與棘猴楮葉同爲文家寓言今乃得真觀之世之作爲淫巧頗有如是者乎予聞西海有鬼子兒生即不使見天日稍長置一室四無門牖由竇通飲食鑿一孔垣際僅如錢置鑿一片以通明長者就明處授伎使其目光

不散凡纖小之物視之甚巨然則爲之亦有其術矣夫天下至難之事猶必求其術以爲之則夫易於此者什伯千萬而顧置之而不爲是蓋未嘗求其術也

楚南紀覽

七十二峯樵客

楚南近日之風俗其間有女堂焉有男蕩焉有官妓焉爲風情於女堂者爲上士咏雅意於男蕩者爲中士密浪跡於官妓者爲下士其宴客無女堂陪席者謂之不恭男蕩官妓則不論矣予前於楚南省市見其賣女堂花榜報者購而閱之訝其列狀元榜眼探花之目後予逐戶遍見始知所譽洵不誣也至於居室精華與粧束奇巧無不極其奢麗今試戲爲紀之姜若蘭風格端嚴姿態麗常於叢聚佐筵時數典新雅花榜列爲第一劉梅卿明眸白皙格調相稱會記一日玉筍雙濯約二寸許見予至羞容微露予憐之欲去及其出囑予少坐因留終日言其平生底事袖時掩淚焉花榜列爲第二張玉卿年方二八色可羞花其體極輕盈如飛燕能爲掌上舞花榜列爲第三葉玉枝語言無飾情意率真予曾送明珠香掛一付玩之久不置其時意態甚楚楚可憐詰之炊許乃曰妾所以遲遲未置者辭受未定留之徒爲龜搗充財却之又恐有阻君意君能任妾返璧待贖身時再受君贈耳予憫其情後爲之出白銀八百金贖身焉花榜列爲第四錢彩雲其貌婷婷其聲鶯鶯其曲調清而娛其風韻美而艷温又爾雅端是南國佳人花榜列爲第五李寶珠艷態新奇丰姿標逸惟好以詩句結風流曾出桃花一枝戲予曰君嘗謂妾桃花質妾與桃花豔孰濃其風情嬌麗如此花榜列爲第六張金蓉舉動端詳不

荀言笑其芳姿艷態始知我見猶憐花榜列爲第七杜月娟淡妝雅服蓮步虛徐狀如點水蜻蜓亭亭款款花榜列爲第八朱小鸞姿質莊麗語言儻吾鄉某觀察稱爲女中佳士花榜列爲第九蘇蕙卿骨細神清調圓音雅其性極溫柔對之令人平矜釋躁花榜列爲第十楊巧雲香膩凝人婉如處女惟最工書法曾見與伊伴中所寫之小楷扇勻雅絕倫有嫋娜簪花之格花榜列爲第十一陳蘭英技調超羣姿態嬌艷狀如宿鳥驚眠最足動人遐想花榜列爲第十二黃翡卿色冠羣芳遠而望之灼如也迫而察之綽若也娉婷窈窕無不宜人花榜列爲第十三曹麗娟風度端凝惹人憐惜花榜列爲第十四廖雙卿體弱艷濃語言新穎予曾過訪適見白晝曲身酣臥手拂髻際花枝狀若香叢醉蝶予戲偷取簪花圖驚覺展轉久許徐語曰妾一場好夢被君擾去耳詰之嫣然一笑其嬌媚之態洵是可人花榜列爲第十五顏紫雲年適瓜期姿容韶秀惟小曲擅長其音節甚清越花榜列爲第十六彭玉琴言詞敏捷氣度安和與郭生有嚙臂盟後郭生病歿玉琴聞訃爲之衣素不施脂粉一年花榜列爲第十七唐月香意態溫柔聲情宛轉惜其金蓮盈四寸人呼爲半節觀音花榜列爲第十八他如段菊芳之疏動李青娥之靈敏唐桂聯之妖媚吳鳳枝之巧辯以及郭月英趙花韻程翠雲黃小喜汪金鳳周玉蓮盛玉喜張翠娟羅金秀葉麗卿諸女士皆各得其妙于居長沙十有餘年其間風俗稱佐筵彈唱者爲女堂每出一堂除客賞資外例賬青蚨五千文然其所與者以限例爲羞或倍給之或數倍給之共計與客所賞之資每堂有十餘千文者有數十千文者不等或客備席就宴於

其家爲坐堂凡在本屋女堂者均可招之陪席其堂賬亦與出堂例相若若席有妓招女堂至者甫入見妓須請安敬茶坐設於妓之下席間女堂呈彩扇戲目先敬妓後敬客然妓亦須出席辭不敢當此即諺所謂賣口不賣身者也其中暗約者有之浪行者亦有之要非在本人前已用去數百金不可然猶不能獲竟夕歡也若男蕩見女堂亦如女堂之見妓云

瑤花夢影錄

笙月詞人文一首詞四首

瑤花夢影記

夫襟靈莞于髮胞之澤不抑其幽馨潛特珠于叢礦之川無樞乎宵鏡夫渠秋潔出淤泥而自芳梅花春寒冠衆香以獨絕如瑤卿邊生有足多也生紅衫能歌素面不俗學泰孃之眉嫵身原吳苑之花認蘇小作鄉親寓近西泠之柳小字則玲瓏月底試聽銀葉之笙 小名寶笙芳年則羅綺風前纔過木蘭之信生成玉質蕙甚香名而乃瘦影自憐孤心冷抱促嬌疊之節嬾上紅氍卷畫蝶之衣厭薰翠餅綠鞦韆不逐離陵少年白袷尋春得遇丹陽公子朱幕庵者詩裁花骨月證吟身余情洵芳本紫雲之解拍卿意良厚遂青眼以高歌脈微波以通詞叩香囊而結佩皎皎秋月同茲素心的的明瓊嵌以紅豆織種花之錦爲譜金荃傳玉璫之絨輒呼翠羽可謂蕩迴腸于九轉結芳果于三生者矣時則雁鏡欲燃鴉籠未寒宛轉工愁流連絮恨恨碧雲其易暮感青春以自傷由來蕙抱本自耽書如此瓊姿忍教墜溷念鶯花之小劫回

首五年作風月之主人何辭一諾遂乃小拓瓊樓別開桂戶屏圍鏡壁軸插羅廚南朝宮體非
無刻葉之篇汝陰夫人大有簪花之格雁頭壁粉午蝶催吟鸚鵡眼指雲鬟螺仿字聽書聲于月
裏銀箭三更商笛語于梅邊金缸二等靈心犀鏤豈匹詭癡之符小都鸞迴永謝趾離之幻將
刮目于三日詎換骨于九還臨風玉樹卽成宗之之俊才竟體芳蘭非直謝生之雅度僕也越
溪愁客明湖寓公十載題詩已覺揚州之夢一官聽鼓相逢閬苑之仙以爲少府筵前之戲無
作乎鬪猴參軍簾外之謳未殊于唱鶻衣冠善媚尙效俳優憊弱何知偏羞歌舞誠宜瑤華深
護展雀家五色之旛豈云璧月多情種楚國連枝之樹前番扇影乍識何哉兩度衣香曾留荀
令鳥依人其宛似馬知途以自慚傳玉臺之詩格不辭著錄于絳紗灑金粉作文章先已增春
于青錢

望湘人

歲云暮矣風雪阻歸單影空樓凍鴉對語譜此東幕庵兼懷瑤卿

怪多情風雪作去盡清寒峭帆生被留住寂寂高樓孤吟無緒挨過黃昏幾度簾底瑤花
燈前玉樹墜歡難補怕夢魂飛徧樓臺迷卻調笙庭戶我是年年羈旅早孤眠慣了歸期任
誤只綠萼枝邊遮斷玄禽來路金尊密約翠牋芳訊愁絕冷雲凍沍悄無語一片江城隱隱幾
通更鼓

珍珠簾

偕仲儀飲娛園遲晤

綠波影裏閒庭宇約詞仙來共評琴商句

花多處松深一壺香四坐更不辨

是誰賓主休去便醉倒金尊倩花扶住如此俊賞佳辰稱畫屏題罷清歌分付日暮碧天雲
悵玉簫聲阻一曲春江清淺水間可有青禽飛度休誤待娟月幽坊墜歡重補

前調

三月二十九夜瑤卿過城東寓廬譜此贈之

綠梅粉月深深院盼青禽還記闌干憑徧不分暮相逢正黃昏寒淺紅豆證前人似玉論標格
謝家曾見風顛怕尙怯簾聲薄羅香情恰稱促坐分茶忍將伊一例較鶯量燕天賦與瓊姿
惜風塵飄轉算我青衫仍落魄也同是一般悽斷春倦任吹笛樓臺楊花撩亂

蝶戀花

水香庵餞春同仲儀作

禪閣茶香烟縷縷一陣東風一陣桃花雨芳草簾前深幾許碧痕都向眉峰聚燕子歸來天
又暮有約尋春無計留春住惆悵斜陽鈿笛語畫屏幾點天涯樹

雲漁文一首

進伶

邊伶蘇州人也以色藝名於杭年十九矣幡然悔焉而棄其業誦詩讀書效儒家子朱慕庵甚
惜之攜以謁予乞爲一言予曰是固王子一侯朝宗所見話于後來者也吾不爲之續雖然揚
雄不云乎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夷狄且爾何況于伶今夫牛不可馳驅馬不可耕耘
龍不可蓄于家雞不可戾于天其于人也暗不可言聾不可聽瞽不可視蓬蔭不可以仰戚施
不可以俯受於天者然也非是則在於人爲言有口聽有耳視有目俯仰有身天所以與汝者

聖賢豪傑何以異哉况以效儒家子也反汚而潔反沈而升反辱而榮反愚而明志之所向必可至之伶勉乎哉吾進汝矣伶勉乎哉

麋月樓主詞三首

點絳脣 臨平道中寄懷瑤卿

側帽東風輕繞剪斷朝來雨去年客路愁聽車鈴語 黛色臨平影作眉痕聚春如許玉人心緒恐被眉痕誤

洞仙歌 初秋訪瑤卿作

楊枝弄碧繫天涯心眼幾日涼風便零亂畫橋邊一片流水無聲人獨立暮角將愁吹斷 春城煙雨裏如夢蘆櫂會拂簷花笑相見我已厭聞歌玉笛蒼涼又吹起十年清怨問采采夫容隔西洲卻樹下門前爲誰留戀

蝶戀花 水香庵餞春同眉子作

零亂柳枝千萬縷今日浮萍昨日還飛絮禪榻鬢絲春又去東風不伴閒花住 幾點繞簾梅子雨潤到屏山畫箇江潭樹門外天涯芳艸暮眉顰深淺無言語

藕湖七夕生詞二首

陂塘柳

悄無人翠帷垂處燈兒紅得如豆前番青鳥傳芳訊約略上更時候今夕又正吹罷銀篴花影

和人瘦君還知否記璧月初圓荔牆那角雙輪夜曾扣 重迴首一片地衣紅皺畫衫剛舞垂手梅花笛裏偷聲譜換了曉風楊柳銀屏後儘翦燭題詩官餅添金獸柔情暗逗願化作香絲冰紈扇上還把粉郎繡

浪淘沙 水香庵待瑤卿不至歸譜此解

簾卷竹枝斜影透文紗東風吹送燕歸家惆悵茶煙禪榻畔幾點飛花 歸路聽城笳涼意些些小窗淡月正啼鴉曲曲畫屏遮斷處便是天涯

南湖漁隱詞六首

洞仙歌 借調伏庵主訪邊郎不值歸後譜洞仙歌一解見示纏綿婉篤讀之魂銷僕本工愁何能遣此倚聲奉荅情見乎辭

棠梨壓白照黃昏愁眼割地風來暗香亂畫堂前一片絲雨無痕春已去雲外殘鶯啼斷 玉階涼露夜夜已三更如霧如煙待相見悄悄繡簾垂何處高樓又吹起玉龍哀怨問瘦影花邊幾時來却任偏離闌有人依戀

薄倖 瑤卿舊廬在城西小共春日曾數過之今則燕子移巢重門冷落矣

夕陽秋晚又悄悄櫻桃舊院乍聽得亂蛩悽緊惹相思無限記畫堂疏雨重簾花枝漫燃羞相見算一霎時光隔窗報道已是三更三點 曾幾日闌干外携手處庭空人遠重重門巷暗西風落葉秋聲不管騷人怨月明誰伴悄無言極目黃昏清角吹煙斷更無人處還有數行新鴈

夜台花 秋夜贈瑤卿

金縷披雲鏡笙吹月香風一曲霓裳無多時
花陰漸入迴廊攬芳鏡對殘缸笑何時換了官
妝畫簾垂處匆匆問道幾箇昏黃
空庭夜氣初涼重更分茶擊果素手相將憑闌不語也應
怕聽嗚嗚漫傷別繫迴腸算天涯只隔紅牆昨宵花下明官枕上一
之有感
望湘人 瑤丈寄示風雪阻歸有懷瑤卿一解詞旨悱惻倚聲
之有感

斷枝頭吹落城城蕭蕭冷花低卷無數挨到黃昏燈兒不語愁入酒邊眉
懶兩地相思三更孤
夢只儂和汝便天涯肯寄音書休說調笙庭戶
惆悵光陰易度乍登高節過又逢歲暮怕枝
上玄禽忘却向時來路寶箋往事瑤臺舊約生被凍雲留住算此際只有烟鴻慣了年年羈旅

南樓令 秀州道中有懷瑤卿

帆影翦明霞波寒點暮鴉倚東風竹外枝斜青漆雙門香一片知道是那人家
何處問琵琶
情長路更賒怎春來偏是天涯昨夜海紅簾底月孤負了故園花

瑤花

自秀州至滬濱風雨連日達泗涇漏沉沉已三下矣蕭鼓不聞燈火俱寂
今夕何夕離懷惘然走筆譜此寄仲儀眉子聽水聲淙淙若相和也

離亭春曉挨到黃昏便一聲風笛亭長亭短全不管簾外瑤花如雪問花無語也知道芳心難
說更幾番花落花開誤了天涯消息
縱教夢裏尋春奈夢醒江船依舊今夕聽風聽水還聽

過幾處吹笛遙驛青春老矣怎忘得尊前蜂蝶記夜深曲曲屏山下吹笙時節

蝶戀花 長安舟次贈瑤卿

鏡裏兩蛾愁黛聚畫到眉痕恐被青山如卷起珠簾春事暮前頭雙燕渾無語
一枕東風兼
落絮過了黃昏忘了天涯路終日行雲何處去門前幾點相思樹

詞調 題瑤華夢景帳頭

門內蠶蛾愁幾許門外班騅忘却天涯暮連理枝頭儂與汝千華百草無重數
數到春風春
不住一枕相思一枕黃昏雨蝴蝶怕將芳信誤曉來却望江南路

河陽生詞一首

蝶戀花 和慕庵韻

黯黯春人春幾許捲起珠簾不道春光暮千里行雲誰共汝怕將花事從頭數
忽被游絲輕
繫住夢醒天涯又聽風和雨多事年年芳草誤無端遮斷城南路

一番春夢鼓曲登場十載天涯飛花墮溷忽逢青眼為拍紅牙遂雅集之追陪得
名流之題品抽黃對白六朝金粉之篇墮絮吹香雙調鶯花之譜龍門倍價鳩質
增慚今者調笙樓上已抽羅綺之身問字堂前來作琴書之伴慕庵主人緝蕙纒
之衆製付裘鏤以成編露盃紅薇函開縹葉鏡中影瘦敢誇玉樹之枝卷裏香多
永結秋蘭之佩同治癸酉仲夏瑤卿邊琬

記鄭仙岩遇仙事

距城北十餘里有山名白雲上有鄭仙岩俗傳安期生嘗修煉於此七月廿四日爲羽化之期自月初以迄月終遊人覽勝祈福者均絡繹不絕而是日尤衆青衫紅粉馬足車塵山林中有塵囂氣象矣傍巖勝處構小室祀安期遺像室只數尺地捧香者蟻聚幾無容足所覽勝之區則白雲以迄瀛泉無境不堪入畫遊人雖數至而無厭爲陳跡者誠勝境也穗城西鄭紹忠佞鄭仙甚虔謂吾家宗人自漢迄今勛名富貴雖燦如叢錦離塵出世者惟仙一人享祀留名者亦惟仙一人可見富貴之場皆白雲蒼狗乃檀離安期像供奉齋中朝夕瞻禮不懈每年至仙誕期前後三日皆步行登山至岩祠焚香頂禮惟廿三日注香後周遭覽勝不復下山以便是晚子刻熱香稱壽也其誠敬如此今以廿二日不暇遂改早一日從二十日爲始薰沐登山至九龍坑後樹陰鋪綠石徑疊雲嘆曰此滄桑人世之小證也昔此地松杉森秀可蔽烈日自赭寇難作百數十年物皆析作薪寇平後稍復建樹今已拱把樹猶如此人顧何如哉抵祠進香已於岩前仰視高天無雲松風傳韻覺清秋之氣爽人眉宇沿行至葉雲谷戶部墓田丙舍前忽遇一人曰此游樂乎鄭視其人雖衣履不整而氣宇頗昂乃與叙談並告以歷年來此之故其人大笑不答望舒鶴臺徜徉而去鄭思此人玩世殊甚歸途感冒暑氣頗覺不快將抵家立歧路間作鏡聽卜有二人並肩行者其一云明日不可早去鄭聞此語針鋒相對頗覺開懷二十一日遂於辰刻始登程比聞是朝有三人結隊往遊白雲者於天未明時趨行道經橋

記大歸重聚奇談

附近被劫其一受傷頗殆鄭思早行或不免此信卜益虔術數之學其然豈其然乎

記大歸重聚奇談

城西河傍何某女適河南陸姓以夫妻齟齬故歸寧不返如大歸者焉陸家屢遣人促之歸置若罔聞何某曰大歸非盛事也古之閨閣有從此飲恨終天者况夫非棄爾爾自棄夫無大歸之名而有大歸之實爾縱不自愛其如父兄何其女謂母家縱無席地安身兒當祝髮空門以修來世誓不復與薄行郎相見也陸家亦以何某縱女背夫欲與訟戚串勸曰伊即不歸汝寧不能立妾胡爲欲與破家之舉陸家服其有識遂寢訟事於去月置一妾何女置若不聞一日忽有肩輿至門則姻婭王姓女也初何女只聞夫家立妾而固未審其誰家女也是日王女至與何女相見畢請其上坐欲行展拜何女曰忝屬姻婭况垂髫時曾蒙齒閨友列即以愚年稍長亦斷無須此禮敢請芳意實從何起王女言姊坐受已方敢以聞何女笑謂妹即不言予亦何敢受此無因之禮王女曰分所應爾者豈得無因遂告以陸家小婦即係伊新克者何女聞言半晌無語已而起曰予已不與聞陸家事妹既若此則自權閩政可也今日妹抵寒家請仍作昔年閨友論不必再言彼家事王女曰名分所在其孰能逃庶之無所逃於嫡猶妻之無所逃於夫也妹以家貧親老故不能自愛充人妾御貽笑方家然初實不知有此委曲既歸後陸郎緒陳往事始悉絮果蘭因爲之感歎據陸家言輿輻之脫不過階厲於唇舌劍耳厥後妹以負氣太重遂致參商嗣妹言於陸君謂與姊本戚串不圖竟成嫡庶陸君聞此不勝棖觸妹

言君既琴瑟情深胡不再圓鳳鏡君躋之妹之來承君意也請置前恨仍以綱常爲重何女曰昔者單絃獨彈且有此舉矧今玉鏡臺前復有飄逸如蘭之一人在乎予亦何必更討下眼視哉又况覆水難收義無可返妹休矣無復陳此徒滋笑柄王女曰姊讀書胡不達理姊之歸不過偶操離鸞曲耳何至自儕於翁子婦妹若欲夜郎自大則將惟恐姊返矣又何必辭尊居卑乎姊芳意若定則陸家以禮來迎自無庸贅說妹在彼凡事必不至令姊無顏何女心頗動父母又極勸之意遂定初一日陸家備輿逆之歸舉家相慶嫡庶相歡如姊妹此琴瑟復和而得力於小星者亦所罕聞然有久操鸞離重諧鳳偶而得諸黃堂明判者此真體貼人情不愧父母斯民之責矣廣州馮太尊嘗判一案遐邇頌之茲附錄其判詞於後 判得兩家本縉紳之族聯婚媾之歡乃以兒女姻緣頓生瑕釁閨房細故橫起猜嫌合卷縈一月餘聚頌至十八載夫婦之道苦矣人倫之變傷哉推原其故由於某賦姓乖謬訓女無方閨閣之範圍盤也之儀多舛遂失歡於堂上更抵牾於郎君然而甫至夫家未諳姑性偶愆姆教猶可原也詎某職爲司鐸形類噴噴輕聽婢媼之言無端構衅竟發雷霆之怒問罪與師秦晉之好不終楚漢之爭紛起禮方行於奠雁曲旋奏夫維鸞尤可惜者爲父不慈罔恤唱隨之願有女如玉橫被謠咏之詞誓不字者十年與大獄以三字此既冰清有愧彼亦玉潤難言遂使衛莊不答是悼中心戴嬌大歸飲泣中日擬彼看羊海上只欠一年盼他駕鶴河邊徒達七夕情足怨矣傷何如之本府念關雎爲起化之原谷風重遺舊之戚開誠勸導引義糾繩女之父不應非理於先

責彼負荆請罪女之夫當以天倫爲重諭令携婦回歸兩造認輸一朝釋憾浮雲盡散缺月重圓自今後黽勉同心已往事不堪回首男女以正共効室家宜爾之歡風教攸闕聊盡父母牧民之責

選錄王紫詮廣文瀛壖雜誌

志寺觀

靜安寺建自赤烏僧寮數衆苦行清修香火梵唄昔稱極盛每逢四月八日浴佛大會士女畢集施捨無數春時傳戒之期遠近聚觀者趾相錯也寺前有一泉晝夜騰沸俗呼沸井亦名湧泉爲八景之一或曰下有硫磺或曰海眼也誅茅作亭亭圯井湮入港無有過而問者而泉之沸如故港之興廢不一明貢師泰詩中云亭荒鳥雀聚水古虹霓腥初疑蟹眼沸復似冰花零可謂善狀景者矣庚申夏秋間余方奉上官檄督辦諸翟園練事往來必取道經此寺外東西尚餘二井圍以木欄視所謂沸泉者僅如魚之噓沫而已○余至城西南隅訪蔽竹山房故趾父老有知者指謂余曰今鐸庵是矣康熙初曹綠巖明府始改爲庵有僧犀照從江右來卓錫於此插椽編籬屢加修葺庵旁固多隙地聚石鑿池構亭藝樹又無屋舍民居以遮游目春時溪橋花隱齋閣柳深修篁叢籬間清磬遙聞殊覺城市而有山林之趣陸子卿遊鐸庵詩云招提兩郭近到此少塵氛滿蓮堆寶葉開門對白雲住持者自僧犀照以文字開山繼之者爲鈍夫慧遠普澤上宴漏雲諸人皆精戒行而工翰墨漏雲圓寂後更無名僧掛褡今閱數十年

園林殿宇漸就荒圯寺僧將立願重構但不知何日落成耳○龍華教寺在黃浦西村離城十餘里近水迴環遠山遙拱寺建自赤烏十年吳地梵刹此爲最古寺前浮圖七級高插雲表頗稱壯麗昔人都有題詠雲間志略云塔爲文筆峰脩之則邑中有科第相傳吳越忠懿王夜泊浦上見草莽中祥光燭天乃爲大興土木宋治平間賜額曰空相嗣後屢圯屢修山門外有二井曰龍井一清一濁大旱不涸宋空相寺碑僅存殘石字跡不可辨識惟篆額尙全咸豐三年僧觀竺募貲重建十年爲賊所燬旋有檀越拾金修葺後殿及鐘樓煥然改觀每逢三月十五日焚香賽願者自遠畢集明時大內曾頒經賜勅倍極隆重今遠枕荒郊香火之盛遠不逮昔春時而外游跡甚稀惟曉雲殘月與波光塔影相參差耳

記碎釧人報恩事

施報之巧有不可以言喻者李敏堂公舊家子不數年間而零落殆盡本年春世交某姓憫其失所留訓其幼子置西席焉李自幸獲蠅寄課餘暇晷自理舊業某姓復使課其甥女女幼喪父母寄養於某姓者性極聰敏數年前曾從女傅學爲文脫書錦華氣茲以年及笄不復讀於塾中但延李課其詩文而已某姓長子有旅游一絕云飄零書劍旅人家一縷愁思付暮鴉自是客身無可樂不關無酒與無花女捉刀也而見者不知爲閨閣吐屬不期某姓幼子竟於去月殤某姓雖無逐客令而李頗不自安遂辭去或薦李報名充膳錄李意頗搖去月下旬之七日獨行至太平橋際聞有呼李先生者再李愕視之則呼者坐肩輿中狀類紈袴少年而面貌

頗善但粹不能憶其入降輿長揖問好李請其姓氏其人曰君不憶碎釧人耶李恍然悟曰一別十載公何發跡至此先是李家未零落時有李彩者備於其家年未弱冠奉命自戚家持玉釧歸甫及戶傭媪索其解視彩失手碎其一李適見之彩歎無人色李曰子母性嚴而惜物此事殊不可了彩跪懇爲之地李曰爲今計只可認我索視而快碎者呵譴雖不免然究勝於咎由汝等也乃飾言向母爲彩等文過母雖震怒然以過出於子終不能怒移於彩彩以此叩感無地李有所命湯火不辭嗣以李家零落始委之他適是日相遇途中以衷曲非立談可竟乃邀赴茶坊煮茗共話彩叩李近况李搖首曰子之家况君別時所洞見嗣是浮沈苦海者數年大率視君相別時有加無已因告以本年某姓延其訓子事嘆曰此殆無殊說部中所稱純秀才也然自審所負無長才不敢自嘆無遇顧君何以至此采曰自別潭府後旅寄無聊約率爲人作人牛馬歲在庚午始蒙戚屬招携往上海彼於上海廣東道有所營謀所擁頗巨見子數年勤苦畧無放縱去年委以副司事予近從上海言旋方擬攝檔公務畧已始訪恩人着落不期無意相逢乃以二十金爲壽李曰向者之事實無心市恩而君竟以俗情報我豈所望哉彩曰非此之謂也君今家食無聊不如從僕往上海故薄以此爲安家費至於戒途行李僕當妥爲料理但君宜速部署家政因僕店正司事以年老辭職撤戚委子爲正此行欲暫屈君爲副非敢云報亦略誌前誼耳李辭以恐不勝任有辱薦擢采曰有子在不勞君冒矢石惟藉雍容坐鎮耳况以君才何理不善而謂必坐青燈對黃卷作書獃子終身活計哉乃各告以寓所

俟約期以行李敏堂樵西人李采三水云

以上四條選香港新報

蝶夢樓詩話

梁溪鄧晋占二尹少負雋才屢試不售乃棄舉業入仕途吏術政聲皆可入循良傳惜衙官屈宋垂三十年大寮中竟無知其才者信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設有獨具隻眼賞識風塵任以繁劇事吾知其經濟才猷必有異于尋常俗吏者矣頃讀其清可亭集美不勝收姑摘其佳句於右悼亡室孫浣霞夫人云常言婢小恩宜厚仰體姑慈想入微畫殘魚鳥神猶活拋曠棋枰局未收又悼婢云地下夫人如問訊爲言潘鬢漸成絲雜感云伯休未許一偕隱季子空教十上書客久漸平高世想官卑空抱濟時心皆可誦也公一門風雅自繼配于夫人以下皆工詩尤爲難得子與公令嗣似周爲至交時相酬唱似周駢體文直掩徐庾詩由玉溪生學杜旁及諸家可與 本朝諸名公抗手好填詞以姜張爲宗與竹垞老人相伯仲洵曠代之逸才也年僅及冠而有才如此子安能量其所至耶公名恩錫現爲浙江慈谿縣丞

浪游生詩草

虎丘 闔閭霸業愴消亡今古空山冷夕陽石壁廢藤懸虎口劍池春草葬魚腸吳宮教戰人何在越國書成怨不忘惟有伍公留古墓年年風雨耐寒漿 見顧湄虎丘記○秦淮雜咏四首 曉窗玉露拂輕羅五字欄杆屈曲多菱鏡梳妝無意緒隔牆忽起後庭歌 十里清淮喜放晴渚禽沙鳥送舟行大功坊畔成蕪草不見徐公舊日名 見余懷板橋記 傅壽吹簫第

一流新聲舊院幾句留行人長板橋邊過歌舞樓臺昨已收 見余懷板橋記 年來吹笛憶
金陵一幅瀟湘畫未曾莫問萬家園外景水亭低覆一漁燈○春申潤 潤道春花細雨經明
流秀嶂碧冷冷章華蕪逕喧歸鳥桃夏道宮騰亂螢朱履當年迎楚客青山終古對吳亭李園
往事成焦土再拜寒祠一感靈○姑蘇懷古 浣罷溪紗載月行采蓮舟去散歌聲徒知白虎
名猶在爭說黃池意不平腸斷旅人悲鶴市魂銷故主過廢城子胥莫怪西施誤玉貌傾城計
早成○王申冬四明放船出游墅復回木瀆將適維揚意甚漂泊作詩二十四韻 萍泛東南
客迴舟處又殘浮沈隨浪迹憔悴宿江干深望鄉書切遭逢俗眼看此番寒料峭幾得意闌珊
木瀆人家雜蘭陵雉堞攢布帆坐輕捷行路飽艱難宵柝鳴何急山梅着雪寒安危歸際遇與
廢繩辛酸命薄支持苦途窮涕泗乾誰聽詹尹卜我待伯牙彈歸鴈愁秋暮羣鷗下急湍荆州
依俊傑吳市變衣冠力竭同追日身閒把釣竿琴心因失譜杯酒謝交歡潛匿昭關遠分流蜀
道寬蓬櫓波渺渺雲樹影漫漫面黑同蘇季頭風類阿瞞哀猿長繫檻羸馬不離鞍林晚樵迷
逕沙旋水漲灘青燈呼睡僕白首慘兵端獵火連村發漁燈向夕餐饑腸剛九折幽怨莫三歎
異國悲匏伯疎園散插官一朝成舊宅隣里話團圓

節選金華山樵古今體詩 并引

鴛湖映雪生孫熙曾錄并序

故友陸少葵茂才穀水詞宗金庭傑士才能造鳳常携李賀之囊技擅繡鴛擬割邱遲
之錦蘇海韓潮每得比其豪放名韜利鎖益救助彼牢騷會居眷屬於鴛湖遠接宣公
遺澤復賦流離於虎阜空嗟陸氏荒莊看紅羊之換劫歌黃鳥以增傷賃春皇庶不亞
梁鴻橐筆侯門何慚毛遂身遊翰墨之場帳施滬上名噪蓮花之幕榻下雲間楫傾鸚
鵡漫云狂態何妨想起鱸魚未免故鄉有感千杯濁酒難澆磊塊之胸一卷新詩半寫
憂愁之句李太白華嶽來登青天欲問蘇長公田間哨遍春夢誰呼斯固名士之風流
亦騷人之結習已僕也萍踪幸值蘭臭相投世俗浮沉堪笑人蓬白眼天涯淪落可教
淚濕青衫旅思勾留共賞蘇臺之月鄉情纏繞同瞻醉里之雲酒後評詩訂交恨晚花
間覓句當意居多方欣金谷聯吟添修蓮社何奈玉樓赴約召主蓉城驚噩耗之驟聞
同人隕涕幸佳章之無恙舊話如親無才似我願隨驥尾以顯名不遇知君可就鴻編
以傳世選付手民敢賴 吟壇之力請登瑣紀伏希大雅之施先疎小引後綴短章

登樓雜感和平湖馬絳齋元我作 胸襟何暇貯牢騷湖海平吞足自豪莽莽風雲鬪龍虎紛
紛田舍笑兒曹一杯酒送三分去萬古樓傳百尺高許臥下床應未辱望塵有客拜旌旄 陳
元龍○漳流如帶繞荆門雲樹蒼茫落照昏宋玉悲秋工作賦鍾儀懷土黷銷魂半生名借中
郎重曠代才兼七子論可惜貂蟬戀恩寵高衢騁力托空言 王仲宣○潦倒從人喚酒狂逸

才我最愛孫郎情多豈必閱文字真到真宜老醉鄉歌舞繁華憐白下雲山縹渺接金閨青蓮
高詠悲陳迹六代鶯花易夕陽 孫子荆○夢繞蒲花霸業開維摩小影落蓬萊龍翔鳳翥天
人表筆海詞林大雅才七代文章歸玉尺九州賢俊望金臺傷心池上秋風起簇簇芙蓉畫舸
來 梁昭明太子○笑脫朝衫住翠微柴桑風景認依稀浮雲世上多蒼狗宰相山中白
萬壑松濤扶夢起一樓花影繞泉飛華陽東澗憑來往莫向齊梁問是非 陶宏景○珍珠如
土委香塵慷慨紅妝報主身 死真堪追烈士千秋難再得佳人驚風碎捲珊瑚影明月
錦帳春白首同歸金谷裏應將顛顛愧安仁 綠珠○美人風箏趙甌北梁山舟吳穀人諸名
公皆有此題中間意有感悼不能無辭非效顰也 誰聞世外彩雲邊來與春風結幻綠鴻影
翩飛驚絕代蛾眉淡掃去朝天乍離步障分明見遙惹情絲縹渺牽贏得羅衣如紙薄鸞鳳
泊感年年 紅妝何意到青雲環佩聲清下界聞覓路近迴銀漢水賜緋遙拜玉宸君勾留綺
夢經三月搖曳春魂定幾分不敢回頭輕一笑忍寒無語 斜暝 皓齒丹唇點染工媚娘屈
意媚兒童三生香草吟天上一朶曇華現掌中楚峽無心行暮雨溪庭有曲唱迴風吹簫舊侶
今何在飛過珠簾影已空 非烟非霧質難摩妙手凌空展畫圖跨鶴身輕無礙瘦乘鸞夢好
只嫌孤玉樓人去虛青眼金谷風多墜綠珠鶯燕從今莫如兩園草色已全蕪○金陵園懷
古 唾手燕雲恨未平背嵬軍勢想縱橫痛傾河北英雄淚難洗江南詔諭功賴十年支半
壁獄與三字壞長城 園萬古忠臣蹟傳舍由他姓屢更 五編書就感滄桑遺愛三吳比邵

崇地勝陶潛居栗里賢如朱邑祀桐鄉金鸞符詔君恩重銅爵鑄名祖德長贖有籲天忠孝筆
游入惆悵話斜陽○南湖曉泛 遠水疎林淡欲無片帆影裏曉星遙空濛十里霧如雨縹渺
一樓風濤淘盡旭升紅醒客夢炊烟綠白曉秋蘆輪他幾輩青山色好倩倪迂補畫圖○丙辰
重九日遺悶 孤負題糕節無聊只獨吟曲高愁寡和琴古失知音悶憶尊前句空驚物外心
莫囊不須佩抱影倦登臨○薪未屢告罄余方醉不之省及醒又無所謀山妻調停儲蓄不使
余知炊烟未至冷絕可謂賢矣慨然賦詩 吾家有賢婦容得阮孚狂我連朝醉能儲隔宿
糧羣兒終夜擾可役一身忙佳句難酬汝相期髮共蒼○題葉賓秋夜載花圖 明月如銀
滿湖瀉白蘋風細露初下開紅一舸載花來玉簫金管涼秋夜人生得意須盡歡青蓮好句從
君借對月看花花有情將花比貌花無價此時青鬢殊可惜此景迢迢二十年紅顏回憶宛如
昨今我把筆愁思牽與君相識交頗久年齒先衰差齊肩脫略形迹破拘闊志凌雲漢翅高天
何故搏風各無力歸來長嘯對四壁我年四十鬢將白握手相逢情轉密烟霞窟裏漫高歌爛
醉生涯送白日堂上有母室有妻兒女成行面無色悲哉丈夫七尺何昂藏坐視織烏西飛忙
侏儒飽死朔飢死長安索米慳一囊口誦四十四萬言可能養字充饑腸何不去從大腹賈將
由都尉升侯王○題嘉興沈瘦渠林間煮酒燒紅葉圖 秋與春爭妍葉比花更好霜林絢丹
霞爛漫照晴昊豁山樞幽賞曲徑深以窈窕人無俗懷烟雲恣探討笑携折脚鐺來舒塵外袍
煮酒勝煮茶殘葉呼童掃石根敲細火拂拭坐香草舉觴自酬酢野蔌雜芹菘未妨玉山頽趁

此金風峭願言從君游相對酌清醪○戊申四月自春波里移居秋涇老屋口占五六七言詩
丈夫不早達降志在温飽移居豈得已耿耿傷懷抱 阿堵豈稱俊物何妨茶竈繩牀饒有
奇書捆載狂夫自翽風光 秋涇橋畔王公宅舊是吾家小洞天 注相傳爲前明王侍御宅
先祖購得之築小洞天爲避暑之地有小洞天圖 早爲安排讀書地綠槐陰裏聽新蟬○題
雙柑斗酒聽鶯圖菩薩蠻詞 楊枝潑翠晴光溜酒痕濺碧春衫皺何處送春深珠飄串串輕
雙柑酸味好儂意歡知道絕勝荔枝香紅塵一騎忙